

四書白話註解

长春市古籍書店

四書白話註解

长春市古籍书店

四书白话注解

长春市古籍书店 影印
吉林省新华书店 发行
长春市印刷厂 印刷

1983年4月印刷 定价：2.60元

新式
標點
四書白話註解

大學

子程子曰。大學孔氏之遺書。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於今可見古
人為學次第者。獨賴此篇之存。而論孟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
焉。則庶乎其不差矣。

大學章要旨

這章書是孔子教人的教案。曾子拿着這教案上的三綱領八條目。說得詳詳細細。也不過叫天下的人都

明白透澈這大學的道理罷了。

大學之道。在明明德。在親民。在止於至善。

註

宋朝程伊川先生說。這

在字多作當字講。

解

曾子拿孔子教人的教案來。教導天下的人。說道學有

得自己明白仁義禮智固有的德性。第二應當推己及人。使得天下
的人。革除舊時惡習。也有雖新振作的氣象。第三應當使得己德沒
有不明。民德沒有不新。脚踏立定。在極好底地位。不
被外界引誘運動。以上三樁事。就是大學的綱領。

知止而后有定。

解

禮門義路。這

定而后能靜。靜而后能安。安而后能慮。慮而后能得。

格而后知至。知至而后意誠。意誠而后心正。心正而后身修。身修而

后家齊。家齊而后國治。國治而后天下平。

後同與

解天下萬物的理能
推想得明白透

發而後吾的知識富足，沒有窮盡了。知既富足，而後意思所發自能篤實不欺了。意既誠篤，而後心有所主，也能端正不偏了。心既端正，

家而後不齊了。家既齊了，國也怕不齊了。國既齊了，天下也怕不齊了。天下不齊，而

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

的皇帝起，一直數下來，到最賤的平民止，都應該奉修身為根本。

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。其所厚者薄。而其所薄者厚。未之有也。

的人當奉身子爲本，那家國天下，當然只是末。假使不能格

致誠正以脩身這是他的根本已亂還說家國天下可以平治恐是
從古以來沒有這個道理呢。拿家來比較國天下這當然是厚國天

厚下反說對於應該薄待的人，反可從厚。這是從古以來，斷斷沒有

有志力學的人
豈可不修身嗎

右經一章。蓋孔子之言。而曾子述之。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。則曾子

之意。而門人記之也。舊本頗有錯簡。今因程子所定。而更考經

文。別為次序如左。凡千五百四十六字。○凡傳文雜引經傳。若

為精密。熟讀詳味。久當見之。今不盡釋也。

〔康誥章要旨〕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在明德一句的意義。傳中三引書訓。是表明孔子的話。都有來歷。並非杜撰。

康誥曰。克明德。康誥是周書篇名。從前解經文中在明德一句所累。那就不明了。惟我文王。緝熙敬止。能有這個明德。但為利欲

詰一篇裡頭有一句說道。天下的人。都有這個明德。但為利欲

曰。顧諟天之明命。大甲商書篇名。康誥以前。還有商書太甲一篇。中有一句話說道。明德是上天給付我們的。同這命令一般。但玩

忽的人很多。惟有我先王成湯。常常顧着這個明命。不敢怠惰。啊。帝

典曰。克明峻德。臣贊美堯典。虞書是史記。太甲以前。還有堯典一篇。的明德。本極高大。但天下的人。多存私欲的心。這個

明德就缺小了。惟我堯帝。能毅明這極大的明德。皆自明也。皆

指上三書說。以上三書所講的雖有不同。而他要旨。都是講自明。已

右傳之首章。釋明明德。

湯之盤章要旨

這一章書是歷引古訓，釋明經文在新民一句的意義。

湯之盤銘曰：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。

盤，沐浴果能用的器。經文中在

話，不是孔子創論，古時候的聖人，早經說過。湯的盤上，刻着幾句話，說道：我們的洗心，同洗身一般，果能一天洗除積垢，奮發自新，應當天天去洗濯他，使得新的更還要新。自己振作用。康誥曰：作新民。

解周書武王告康叔說道：商朝的人民，雖染着舊習，也有自新趨勢。在上位的人，對於這許多人民，必定想種種方法，鼓動他，獎勵他，使他自己新。

詩曰：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。詩大雅詩經（大雅）文王篇

我們周朝，自后稷傳到現在，在年代很久，雖是一個舊邦，但到了文王的時代，能毅自新，新民，故蒼蒼的上天，叫文王做天子，這天命豈

不是很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。註自新新民，皆欲觀以上三節

見得凡百有自新新民責任的人，都應當學湯的自新，學周朝武王文王的作新，新命，這都是求止在至善的地位，便罷了。

右傳之二章。釋新民。

邦畿章要旨

這章書是解釋經文中止至善的意義，而明新止能

字，二節，借黃鳥，說出一個知字，三節正說至善當止，四五兩節，分說明德新民止至善的實要。

詩云。邦畿千里。惟民所止。**註**詩商頌玄鳥篇。王畿天子的

善。一句話。考證詩經所說。可曉得止至善的理。由了。詩經玄鳥一篇。說道。天子居住的地方。叫做邦畿。廣闊約有千里。地位在天下。的中

央。這是極好的所在。天下的人。都要向着這個極好的所在。來居住。了。吾拿着這兩句詩。推想起來。凡事有至善的實在。人都向着他趨

之若流了。其理。詩云。緡蠻黃鳥。止於邱隅。子曰。於止。知其所止。可以

人而不如鳥乎。**註**詩小雅緡蠻篇。緡蠻鳥叫的聲音。丘隅山的

上說道。這聲音叫得很好。黃鳥身體在樹林茂盛。稠羅不到的好

所在安止。孔子請到這章詩。嘆一聲道。這一隻黃鳥。也能曉得選

擇好地方居住。豈不是人的智識。不及鳥嗎。詩云。穆穆文王。於緡熙敬止。

為人君。止於仁。為人臣。止於敬。為人子。止於孝。為人父。止於慈。與國

人交。止於信。**註**詩文王篇。穆穆深遠意。輝熙常常光明意。敬止無不

言。為人子指**解**古時候能毅求止至善的人。祇有一個文王。大雅天

事王季言。**解**王篇說道。穆穆然很深遠的文王呀。於哉他的道德。天

常常光明。做事亦能小心恭敬。在政邑做人君的時候。行仁政以惠

民。在殷朝做人臣的時候。敬於事以愛國。在家庭做人子的時候。善

與國人交接的時候。那就始終不欺。以盡信實的道理。求大學的人。

能般拿着文王的五項大道理，身體力行，那就好了。詩云：瞻彼淇澳，萋竹猗猗，有斐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瑟兮僖兮，赫兮喧兮。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。如切如磋者，道學也；如琢如磨者，自修也。

瑟兮僖兮者，恂慄也；赫兮喧兮者，威儀也；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者，道盛德至善，民之不能忘也。

註 詩衛風淇澳篇，是衛國人贊揚武公的文字。淇水名，澳淇水灣曲的所在，猗猗美盛意。斐有文采意。切磋用刀鋸剖

析，使物成材。琢磨用沙石攻錯，使物光潤。瑟，嚴密意。僖，有文采意。喧，有武毅意。赫，

宣宣著盛大意。諠，忘記意。威，能毅明明德，止至善的人。文王以後，

儀是有不可侵犯的儀表。**解** 還有一個衛武公，詩經淇澳篇說道：看那淇水灣曲的所在，青色的竹兒，美威得很，我們有文采的君子，

他用功的器物，好像做骨角器具一般，既切而又磋，他用功的完密，好像做玉石物品一般，既琢而又磨，所以他的內部，要分而嚴密，

今而武毅，外部亦赫兮而威大，喧兮而宣著，這個有文采的君子，我

們終身不能忘記的。詩經上所說如此，吾現在拿這詩解釋起來，他

所說的如切如磋，是形容君子的精進求學，如琢如磨，是形容君子的

嚴密自脩。瑟兮僖兮，是講君子的嚴敬存心，赫兮喧兮，是講君

子的光輝形於外。至於他說的有斐君子，終不可諠兮，這兩句話是

講君子從學問自修上，用功，纔能夠達到恂慄威儀的地。詩云：於戲，

前王不忘。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，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，此以沒世

不忘也。

註

詩周頌烈文篇。於戲嘆息。前王指文王武王。君子指成康

法制。觀善承意。其親文王武王開創的基業。小人後代的百姓。樂

安享意。其樂是享太平的幸福。利沾受意。其利是井田的良制度。**解**

新民止至善的實例。怎樣呢。詩經上說道。嗟。前代的文王武王使人

忘記不得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後代的好帝王。遵守前王治國的

好法制。并且保守前王傳下來的大基業。後代的小百姓。安享着太

平的幸福。還可沾着井田的實利。前王的功德。這樣的盛大。前王

姓。永不會忘記的。百

姓。永不會忘記的。百

已新。故是末。大畏民志。非

已德。已明不能。故是本。

子曰。聽訟。吾猶人也。必也使無訟乎。無情者。不得盡其辭。大畏民志。

註

聽訟。是聽斷人民的訟案。吾猶人也。是及人。無情。是沒有實情的人。**解**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此謂知本。**註**是聽斷人民的訟案。吾猶人也。是及人。無情。是沒有實情的人。**解**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當說道。聽斷人民的訟案。吾猶人也。是及人。無情。是沒有實情的人。**解**經中所說本末的意

使得天下的人。不生訟案。須要叫沒有實情的人。不敢說謊話。

方法。叫天下的人。不生訟案。須要叫沒有實情的人。不敢說謊話。

象這就可算是晚得根本的道理了。

右傳之四章釋本末。

此謂知本。程夫子說這是多的可刪去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。這一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。

閒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。所謂致知在格物者。言欲致吾

之知。在即物而窮其理也。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。而天下之物

莫不有理。惟於理有未窮。故其知有不盡也。是以大學始教必

使學者。即凡天下之物。莫不因其已知之理。而益窮之。以求至

乎其極。至於用力之久。而一旦豁然貫通焉。則眾物之表裏精

粗無不到。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。此謂物格。此謂知之至也。

解 這章書是解釋格物致知的意思。但到現在這章書已經亡失了。朱子採取程伊川的意思。把這缺文補足起來。說道聖

經所講致知格物的意思。大致說道欲增長吾的智識。不外乎拿着各種事物。推求他的所以然的道理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

為我們的人，都有本然的智識，而天下萬物，都有所以的定
理。但於物的理，沒有研究透徹，那智識就不能富足了。所以大
學起初教人的方法，必定研究希望大學的人，拿着天下的萬物，因
他已經曉得的理，更加研究，希望吾的智識，達到窮神達化的
地步。那末萬物表裡精粗的道理，沒有不詳悉，而吾心的全體
大用，亦能發明通達。這叫做格物，這亦可算是知識到卓絕不可
及的地步。

誠意章要旨

這章書是解釋聖經所講誠意兩字的意義。第一節，正
釋誠意，在求慊戒欺，而用功則歸慎獨。第二節，說不能

慎獨的弊。第三節，說明慎獨不可不慎
的理由。第四節，揭出慎獨的效驗。

所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。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此之謂自謙。故君子

必慎其獨也。惡好上一個字。

解經文中所說誠意兩字，究竟怎樣解

得行善去惡，却不用實力去做，這叫做自欺。求誠意的人，萬萬不
可自欺的。如果能夠惡惡，好像惡惡臭一般，毅然丟去，好善好像
好美色一樣，務求必得。這好善惡惡的心，纔算快足，沒有缺憾了。然
而這個人，欺與不欺旁的人不能知道，惟只有自己心裏明白。所以誠
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審察小人閒居為不善，無所不至。見君子而後
厭然，揜其不善，而著其善。人之視己，如見其肺肝然，則何益矣。此謂

誠於中。形於外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小人是不慎獨的人。

小人，當着閑居獨處的時候，以為人家看不見我，放大了膽，做那不當的事，甚至無惡不作，這不是自欺到極點麼？到了見着誠意君子的時候，而後想法消滅他，所做惡事的實據，而表白他一種善事的模樣，殊不知人家看我，好像看見我的肝臟、脾臟、肝臟、脾臟一般，萬萬遮蓋不過的。有什麼益處呢？這真合着古人的所說，如果有作惡的事，實在心中，一定現出一種惡現象到外面來。故所以誠意的君子，一定要謹慎審察自己。曾子曰：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曾夫子平時的意思，敗不欺啊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曾夫子平時，我們的人，胸中稍有惡意，便有惡象表見到外面來了。莫說人不見我，自有十目看着，莫說人不指我，自有十手指着。雖處幽獨的地方，而監督却不能遮蓋。這不是富潤屋，德潤身，心廣體胖，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右傳之六章。釋誠意。

正心章要旨 這章書是解釋正修的心義。第一節說心不正的原因，第二節說心一不正，那身就不能修了。第三節從正面

說人要修身
必先正心

所謂修身。在正其心者。心有所忿懣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恐懼。則不得

其正。有所好樂。則不得其正。有所憂患。則不得其正。**圖**在字作先字

意。**解**經文所說我們人。如果要修身。須先正心。這是什麼緣故呢。因為

就為怒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快樂方面。那心就為快樂所累。不能

正了。有偏於憂愁方面。那心就為憂愁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憂愁

的方面。那心就為憂愁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憂愁所累。不能正了。有偏於憂愁

聞食而不知其味。**解**心既不正。這身子雖在此地。那心已向別處去

得。色雖聽着。而聲音怎樣。却不聞得。口雖喫着。而滋味怎樣。却不辨

最精細的義理。當然也不能辨別了。此謂修身。在正其心。**解**身子要

先正。經文所說欲修其身。先正其心。就是這個道理啊。

右傳之七章。釋正心修身。

修齊章要旨。這一章書是解釋修身齊家的意義。第一節詳細說明

大眾的人。都不能修其身。第二節說借用俗語。證明身

子不修的原因，而不能齊家一句，已在言外，未便說明，不能修身，即不可齊家。

所謂齊其家，在修其身者。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，之其所賤惡而辟

焉，之其所畏敬而辟焉，之其所哀矜而辟焉，之其所敖情而辟焉。故

好而知其惡，惡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。**註**辟偏也。**經**文所講齊家要

什麼緣故呢？大概我們的人，與人家交接，自有當然的道理，不可有

一點兒偏僻。但是尋常的人，各有偏徇於其所親愛者，或不制以義

理，而所生辟心。於其所賤惡者，或不加以寬恕，而所生辟心。於其尊長的

人，為所忌避，或過於屈抑，而所生辟心。於其貧困的人，為所哀憐，或流

於姑息，而所生辟心。至於不在可愛可敬之列，而為所敖情者，或遂至

驕肆，而亦生辟心焉。故能於其所親愛畏敬哀矜之中，而知其惡，於

其所惡之中，而知其美，這種一點兒故諺有之曰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

不偏的人，求之天下，恐怕不多呢。**故諺有之曰**：人莫知其子之惡，莫

知其苗之碩。

註

話俗

解

故俗話有一句說道：溺愛的人，不能明白事

有滿足的事情，他田裏所種的苗，已經茂盛，亦不覺得。貪得的人，沒

大俗話所說如此。足見常人的情，好惡沒有不偏的。**此謂身不**

修，不可以齊其家。

解

拿第一節所說好惡偏徇，同第二節所引俗話

不能修身的人，不能整齊家政，吾可簡直斷定的。

右傳之八章。釋修身齊家。

〔齊治章要旨〕

這一章是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意義。重在不出家而

成教於國一句。孝者二節，推言不出家而成就於國的
原理。仁讓二節，正說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實效。故治國節，結住
上文四節。下文三引詩經，或言家不言國，或言國不言家，話雖不
同，要點在說明能齊
家就能治國的道理。

所謂治國。必先齊其家者。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。無之。故君子不
出家而成就於國。孝者所以事君也。弟者所以事長也。慈者所以使

衆也。

〔解〕國是放大的家庭，能設在家，整齊家政，這就是什麼緣故呢？因為

治國政。假使身不修，那家就不能教，還說或能教化一國以內的平
斷斷沒有這個道理的。故治國的君子，不出修身教家的道理，而標
準已立，自成教化於國的功効。因為家與國形式雖異，而教的理沒
有不同的。即如在家能孝父母，在國就能忠事君上。在家能敬兄長
在國就能順事長官。在家能慈子女，在國就能愛護人民。如保赤子。
恤衆民。這不是君子不出家成就於國的道理麼？康誥曰：如保赤子。
心誠求之。雖不中不遠矣。未有學養子而后家者也。〔解〕這個孝弟慈
的強做的。吾今單拿慈的一項證據來講，就可明白能齊家就可治國
的理了。書經康誥篇說道：國君愛護人民，好像做父母的人，愛護孩